

北印度達蘭薩拉之旅

文、圖/蔡季君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熱帶疾病醫療暨防治中心

參訪團隊組合與緣由

2010年10月邀請了前衛生署長李明亮教授夫婦、高醫蕭世槐高級專員、泰國衛生部之公共衛生學者Dr. Ying Supaporn Upabalat, 以及來自緬甸、目前在泰緬邊界NGO服務於難民營的熱帶醫學專家Dr. Aung Kay Tu一行人共6名, 可以說是個小型聯合國團隊, 一起前往北印度達蘭薩拉(Dharamsala)展開一次驚奇之旅。Dr. Ying及Dr. Aung, 是2005年我在泰國Mahidol大學進修熱帶醫學時認識的好朋友。我們六人當中, Dr. Ying及蕭高專, 一位是基督徒, 一位是天主教徒, 他們對於造訪印度藏區, 這99%是佛教徒的地方, 非但不排斥, 反而更投入的細心觀察及不斷發問: 兩位一致的結論是, 這是一次文化、宗教、及經濟上的震撼教育!

2009年我首次到達蘭薩拉聽法王講法及義診, 隨後邀請當地Delek醫院院長Dawa Phunnyi、醫務部主任Tsetan Dorji Sadutshang醫師, 及衛生部長Chope Paljor Tsering三位於2010年4月來台灣訪問, 開啟印度藏區首度衛生代表來台參訪行程, 他們並希望我們能有更多醫藥衛生專家到當地造訪, 促進雙方的了解與合作。於是, 有了這次跨國界、跨宗教的正式參訪行程。這次行程是由當地衛生部長及Delek醫院院長特別安排。

北印度達蘭薩拉

達蘭薩拉可謂印度藏區的首都, 法王達賴喇嘛住所及其相關宗教與行政部門的重鎮, 位於印度北方喜瑪偕爾邦(Himachal Pradesh)的西北山區。背靠終年冰雪覆蓋的喜馬拉雅山脈, 全區為山谷、河川、農田、以及茶園所點綴, 距離印度首府新德里約12小時的車程。達蘭薩拉主要分為上下二區, 下達蘭薩拉為海拔1250公尺的Kotwail Bazaar, 主要為印度居民; 而上達蘭薩拉(Upper Dharamsala, 又稱麥羅干吉McLeod Ganj)地區約海拔1400-1800公尺, 主要為藏民; 1905年他們在此建立廟宇和學校, 而且得到印度政府給予他們免稅等一系列優惠待遇。由於法王講授佛法, 及達蘭薩拉的濃厚西藏色彩, 使當地成為世界各地聽法與修行者重要朝聖地點, 因此達蘭薩拉時常以「小拉薩」聞名於世。

每年10月, 法王會特地為華人講述佛法; 2010年

法王於10/4-10/7在達蘭薩拉的大昭寺講法, 超過5000人參加, 涵蓋57個國家人民; 其中包括來自台灣1300人及來自中國130人。幾乎將達蘭薩拉擠爆。走在小小的道路上, 隨時要閃避車輛、牛群、驢及猴子。同時要隨時注意不要踩到地上的牛糞。到處是塵土飛揚, 混雜著車輛廢氣, 上上下下的坡路, 考驗著每位朝聖者的體力與耐力。

難得的會面

我們非常幸運能在法王講法第一天, 10月4日早上與他面見會談30分鐘。我們也向他提出過去這一年來, 台灣醫療義診及學生志工團在印度藏區服務的概況, 以及觀察到僧院醫療體系與一般藏民醫療體系的落差時, 法王似有所感的表示, 除了感謝臺灣人民無私的奉獻外, 並特別提到, 他常對南印度僧侶耳提面命, 重點不在於將廟宇蓋的宏偉龐大, 而是必須挹注更多的心力及資源, 照顧一般藏民, 這才是真正的慈悲。法王坦誠的對白令人折服; 其開朗純真的快樂笑容, 緊握著我們每雙手, 跨越國界, 溫暖了每個人的心。

法王所推動的民主, 我們在這次行程中可謂大開眼界。一般的民主, 通常是人民向上爭取得來的。但印度藏區的民主是由法王於十年前主動推行這項由人民直接選舉的改革, 殊為不易。10月3日是投票日, 我們見識到藏民扶老攜幼踴躍投票的盛況。甚至殘障人士也出動, 這種盛況不輸台灣選舉, 每個人皆是很興奮、很期待的投下一票, 選出自己心中理想的國會議員及首相。這景況很動人、也很令人安慰。據說當日全印度藏區投票率超過七成以上!

衛生單位參訪

在Delek醫院院長兼任國會議員Dawa的安排下, 我們也參觀其國會、拜見首相, 並參觀其最高法院(Supreme Justice Commission)。之後, 我們至隸屬於衛生部的Delek醫院參觀, 共有45床(含TB病床22床), 為一綜合醫院。但缺乏外科及急診科醫師專才。本院有意與Delek醫院締結姐妹醫院, 首重醫事人才培訓計畫。在與衛生部長深入會談後, 李明亮教授承諾協助其衛生站IDS(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的建立; 同時雙方也希望醫事專業人員的交流與訓練計畫, 協助



圖1 參訪團隊與印度藏區衛生代表人員。後排右起: Delek醫院院長Dawa Phunkyi、藏醫及天文星象學院院長Dr. Tsewang Tamdin、來自緬甸Dr. Aung Kay Tu、Delek醫院醫務部主任Dr. Tsetan Dorji Sadutshang、來自泰國衛生部Dr. Ying Supaporn Upalabat及藏區衛生部秘書Topygal Tsering。前排右起:筆者、李明亮教授太太、衛生部長Chope Palijor Tsering、李明亮教授、蕭世槐。

當地醫事人員將來有能力解決自身的問題。而在醫藥衛生這部份，B型肝炎是他們當地急需成功的台灣防治經驗協助。這些資訊，都是我們必須帶回台灣，讓更多的人知道，以期匯集更多的腦力與善心，一起長期來推動醫療人道援助。

西藏兒童村

我們參觀依山坡而建立的西藏兒童村(Tibetan Children Village, TCV)。TCV是一個非營利慈善機構，負責照料及教育西藏孤兒和貧苦兒童。40幾年前，剛到印度的達賴喇嘛為了藏族的生存和未來，因此將培養下一代的教育事業視為第一要務。西藏兒童村絕大多數的孩子是孤兒、半孤兒或貧家子女，在法王親切的關懷和領導下，以及負責此教育機制的法王的姊妹等教職員工的努力下，西藏兒童村在過去40幾年裡，從原本的「西藏難民兒童托兒所」的臨時兒童中心，到今日，已經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完整社區，提供兒童住家、學校教育、職業訓練中心及師資培訓中心，為西藏的民族文化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學生們在學校中也學習西藏宗教和傳統文化，為世界和平的善念灑下種子。



圖2 西藏兒童村(TCV)活潑天真的小孩。

TCV也是Dawa先生及其夫人的母校。Dawa自幼隨父母自西藏流亡至南印度後，不久雙親因無法適應印度炎熱潮濕的天候，相繼染病身故，頓時七歲的Dawa與兩個妹妹成為孤兒，旋不久二妹也過世，遭此重創的Dawa，於是感染肺結核。最後經TCV收養教育成人。因此Dawa說，TCV是他的母校，也是他的家！Dawa說每次一回想起這段往事，還是禁不住熱淚盈眶，這是當時許多流亡藏民家庭的真實寫照。Dawa夫人在美國取得雙碩士學位後，目前為TCV的副校長。當我們造訪位於TCV內Dawa先生的家時，我們六人頓時如五雷轟頂，愣在那兒，久久無法言語。在不到8坪空間大小卻住著Dawa一家人六口(含兩位兒子及夫人之雙親)。Dawa雖貴為院長及國會議員，一個月薪資不過12,000 Indian Rupee(折合台幣約8400元)。但他們以能服務回饋自己的家園為榮，完全不以為苦、完全不以為恥。踏出他家門口，天空是灰濛濛的，又下著細雨，這正是此時我們心情的寫照。在TCV的小孩子，見到我們，全部圍了過來，膩在我們身邊，抱著我們，希望引我們注意、與我們玩耍。我隨手抱起一個小妹妹，她露出燦爛的笑容，我既高興，卻又心痛不已。高興的是這麼信任陌生人的小孩，應該是在充滿愛的環境下成長；但想起與我同年記的Dawa，七歲即成孤兒，當時三兄妹不知有多辛酸，不知多期盼有人溫暖的擁抱！離開TCV途中，經過一印度村莊Naddi Village。Dawa稱之為小瑞士，那渾然天成的山景，據



圖3 至宗薩學院捐太陽能燈。右起: Dr. Norsang Mabbar、筆者、宗薩學院院長Khenpo Choying Dorjee、仁波切H.E Avirkirta、蕭世槐、Dr. Aung Kay Tu。



圖4 Dr. Norsang Mabbar小而溫暖的家。右一 Dr. Norsang Mabbar、中間為Norsang慈祥的母親。

說是小時候Dawa兄妹與同學常來這遠足的地點。TCV給Dawa兄妹許多的愛及回憶。

TIPA (Tibetan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

在衛生部長的安排下，我們有機會欣賞到在TIPA (Tibetan Institute of Performing Arts)裡小學生及專業藝者之傳統西藏歌舞表演。在短短不到一小時中，我們有幸見識到各藏族部落不同的傳統服飾及舞蹈，那充滿朝氣活力，又帶著堅持傳統的驕傲，再一次的撼動我們每個人的心：一個多難的民族，卻堅持教導其人民奮發、快樂、堅持的活下去的那股延續傳統命脈的精神，在表演中展露無遺。

藏醫及天文星象學院(Men-Tsee-Khang)

最令我不可思議的是，造訪藏醫及天文星象學院(Men-Tsee-Khang; Tibetan Medical & Astrology Institute)；他們甚至破例讓我們參觀擁有GMP認證的製藥廠，同時有挪威政府協助其成立相當完善的quality assurance實驗室；也終於破除我之前對藏藥品管的疑慮。藏醫是必須結合天文星象學的，這天文星象還有許多繁複的公式演算；也就是說藏醫除依據脈象、經絡、尿液診治外，也必須依據每個人的天文星象的推算，以搭配適當的藏藥投與。這些知識，已經有些超乎我的認知，對我也是全新的概念。我問院長

Dr. Tsewang Tamdin，有無算過自己的天文星象？他說，他自幼為孤兒，沒有人知道他的生辰八字，因此實在無從算起。我發現，在這裡碰到的許多部長級、院長或部會秘書，幾乎大部分是孤兒，令我們非常吃驚！

宗薩學院捐燈與義診

2009年10月至離達蘭薩拉三小時車程的宗薩佛學院(Dzongsar Institute)義診，發現其學生視力問題相當嚴重，經查訪其宿舍後才發現，燈光不足，而其僧侶學生又必須長時間苦讀經文。著眼於在當地，電力不穩及電費昂貴的諸多因素考量下，我們回台灣後於是找到IKEA的太陽能桌燈。宗薩校長Khenpo Choying Dorjee先試用我們帶給他們的19盞太陽能燈，他們認為非常有助益，反應相當好，我們才會決定替全校師生添一盞燈的構想。歷經一年，在臺灣諸多同事及朋友的善心協助下，不僅籌措到600多盞太陽能燈，而且在今年十月，動用台灣至達蘭薩拉請法團中五個團體，將近百人，協助攜帶燈具至印度，節省下龐大的運費。這些燈具竟然一個不差地送到他們手中，真是奇蹟。我們於10月6日到宗薩舉辦捐燈及祈福迴向儀式之後，旋即展開義診。位於Mandi地區的宗薩佛學院，藏人社區約有2萬人，鄰近有TCV分校，及未來三年藏醫及天文星象學院，也會在宗薩旁建立其腹地廣大

的分院。四處是喜瑪拉雅山的環繞下，這裡的確是修行、學習的好場所！

與藏人家庭的特殊情誼

2009年10月在北印度達蘭薩拉義診時協助我的Delek醫院護士Namgyal Lhamo，竟然在我2010年7月帶領高醫醫療團至南印度Mundgod義診時碰到其在公立醫院DTR Hospital行醫的兒子，Dr. Tenzin Norsang Mabbar。他就憑著母親的口述，當場叫出我的名字，令我驚訝萬分。但當我得知整個DTR醫院52床只有他一位醫師，而且自2009年一月甫自印度醫學院畢業後便必須至DTR醫院服務，獨自挑起醫院所有大小的醫療診治業務，含照顧16床TB病房，其中許多是多重抗藥性結核(MDR TB)病人，我的心便涼了一半。我們捐助了一箱N95口罩，他們非常雀躍與感激。因為對他們而言，N95口罩太昂貴(一個超過200 Indian Rupee)，而且在印度有錢也買不到！我問他，當您遇到疑難雜症，要請教誰？回答是— Myself。我又問他，碰到開放性肺結核，尤其是MDR TB病人，沒有N95口罩適當防護，不怕被傳染嗎？回答是— The Lord of Buddha will bless us! 令我們感到有點心酸與難過。

這次我們到達蘭薩拉，因Dr. Norsang要參加Delek醫院於10月11日舉辦的結核研討會，因此他特地提早幾天回來，與我們會面。除跟著我們一起去宗薩學院捐燈及義診外，最後一晚，我們也回到達蘭薩拉，造訪Norsang的家。並接受他們全家人宴請的晚餐。同樣地，當我們踏進Norsang的家時(母親是護士，父親是藥師)，我們又再次傻眼及錯愕。在那不到六坪大小，僅容旋馬的空間裡，就是全家所有的空間，就是孕育一位醫師的地方；蕭高專說比我們居住旅館(是再簡單普通不過了!)的房間還小。然而你看不到他們一絲愁容，只有熱誠與歡笑。在這麼擁擠的客廳，兩個床鋪就充當成沙發，大家擠在一起，接受Norsang母親款待我們的奶茶與點心。不知怎地，竟然覺得這是世上最溫暖，最可口的茶。Norsang的叔父，也是負責法王飲食的管家，也和我們一同用餐。當晚在當地餐廳，就這樣八個人；四個國度，來自不同領域的人，毫無隔閡、天南地北的快樂交談與用餐，這又是怎麼樣難得的緣分呀！離別時我們心中有點不捨，除了這異國情誼外，這樣一餐近1500 Indian Rupee可是要花掉

Norsang辛苦當護士的母親壹個月薪資的1/3。隔天，10月7日早上，當我忙著打包行李準備check out時，冷不提防，被Dr. Ying、Dr. Aung及Dr. Norsang他們不約而同簇擁著我當生日壽星，被濃濃的情誼環繞；這生日驚喜，為此次行程，畫下完美的句點。

迴響

李教授回臺後將積極進行籌組臺灣健康促進會(Taiwan Health Corps)，整合臺灣地區許多服務印度藏區的NGO團體，大家能彼此了解，互補有無，避免疊床架屋，將來自民間服務的熱誠，透過整合平臺，發揮凝聚更大的效能；同時也傳達給各NGO團體，此行觀察當地衛生體系、以及與其相關醫藥衛生人員深談，所架構出醫療協助的藍圖與模式。泰國的Dr. Ying問我如何去幫助這群可愛可敬的子民。我則是告訴她，回到您的國家，把您的所見、所聞、所思，與您的朋友分享。將他們的生活真貌呈現給每個人。其實「認識、了解、認同與支持」，就是對他們最大的助益了！Dr. Ying不失她曾當新聞主播的專業本色，訪問、錄影、錄音這一路上遇到的藏人、僧侶校長，甚至我們團員的感想；她錄下許多寶貴的訪談，令人動容。而蕭高專在回程最後一天時，語重心長的對我說，這是他第一次到印度、第一次到印度藏區，從德里出機場，便開始一連串的震撼感受，他無法想像被號稱金磚四國之一，竟還有這麼多貧窮落後的陰暗角落，甚至比索羅門還落後(本院長期醫療援助索國)，在這要從事國際醫療援助，還真是必須要有相當的勇氣；其次，到處遇見藏傳佛教僧侶與文物、拜會達賴喇嘛，也給信奉天主教的他，一次宗教上的震撼。結論是他希望將來能盡力協助他們！

而我，就是讓更多的學生、朋友、同事，有機會踏上這塊貧窮的淨土，親炙斯土斯民，這樣的感受，其實也無須太多的言語了！